

短宣手記 (#4)

荷蘭短宣半年後的感言與回顧

林俊

#1 疫症中作門徒

來荷蘭事奉的時光已悄悄的過了近七個月，到任前問上帝，有什麼目標要達成，上帝問我的餘生做什麼，我答是宣教。祂就叫我照著去做吧！但如何做？沒有清晰答案。到達荷蘭，適逢又趕及去西班牙參加了門徒訓練大會，在會中得到啟發，知道主是叫我來荷蘭做門徒訓練。

但在這似熟識又陌生的教會，如何在已經進行中的事工中，加插門徒訓練的工作？如何招募門徒？我先祈禱，求主為我安排，像主在當日揀選門徒一樣，求問神給祂門徒。結果，在無意中與一位弟兄談及此事時，他說他已在做門徒訓練，並非常願意加入我的門徒訓練。後來在執事會討論這計劃時，又有執事願意加入，我一邊開始做，陸續有人主動提出，這樣就開始了四組；另外，在一個青年的大組中用門徒訓練的課程聚會。

這是一個建立生命的課程，挑戰每位參加者的信仰觀念，和他們一起作拆毀或重整和更新，是要持續深耕細作去做的，每次做的時候都在倚靠神的感動去準備經文查考和預習課程內容。由於對弟兄姊妹陌生，未必很快可以互相投入交流，我也不能急促求達標，總是在禱告中將自己及參加者交在主手中，讓主藉著課程，再加上環境去陶造我們。

在訓練期間的備課時，我先在主面前作主門徒，然後希望能在訓練時，帶領參加者也將焦點放在主的教訓中學習，就像主向他們說話，在訓練他們一樣。我們都一同在訓練中學習跟從主。也希望將來他們能同樣帶領其他人。

我看門徒訓練是我這次宣教的主要部分，在疫症的氛圍下做門徒訓練，更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它有一種叫我們儆醒的含義。德國廿世紀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所著的書《追隨基督》(The Cost of Discipleship)，提到主是用重價的恩典救贖我們；然後，呼召我們作個背十字架去跟從祂的門徒。

在疫症中或其他患難中如何作主門徒見證主呢？可能我們看到的自己的許多損失，不便或擔憂，但是我們除了有這些本能的反應外，我們有否考慮過這是主叫我們這一代人要背的十字架，就像潘霍華當代遇見希特拉一樣，他當年毅然背起主給他的十字架，為反納粹被下在獄中死亡，當時只是卅九歲。他本來可以去美國教學，但還是決定回德國參與反納粹行動。我覺得他因為深感主的恩典的重價，所以他也順服地付出一個人最重價的——生命，去回應主的重價恩典。

在這個疫症時刻，我們是否願像潘霍華一樣，順服主給我們的這個遭遇，思想主在此刻期望我們為祂背怎樣的十字架？我們在不同崗位和環境中，主有否感動我們去做些什麼重價的事去回應主的重價恩典？上世紀的潘霍華用他的重價做了。求主在疫症中向我們說話，告訴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叫我們在這疫症的當下中沒有白活。



#2 撕裂心腸

在獨處中沉思，上帝此刻在全球疫症下給我們什麼？荷蘭近日氣溫雖仍在十度間徘徊，但卻是陽光普照，路邊小花湧現，嫩綠小葉掛在已光禿的樹枝上，雀兒在高歌，小蟲在爬行或飛舞，病毒沒有毒害一切，世間有生命的仍有很多，看著家裡的小盆栽在成長，告訴我生命的力量。是的，現在「行水到窮處，坐看雲起時」。

現實處境難免使人哀愁，但是我真正是哀愁什麼？而我若要哀愁的，又該哀愁什麼？在古代上主透過約珥先知呼籲以色列人在「耶和華的日子」(審判)臨近前要悔改(轉向)，以至得赦免蒙救贖，不只是外表的撕裂衣服，要內心的撕裂心腸。我在逆境中求生存之外，我在意什麼？在意失去什麼？我知道自己的心嗎？我有撕裂心腸看到自己的真相嗎？我在意的是主所在意的嗎？

從阿根廷歐迪慈牧師(J.C.Ortiz)的書《長大成熟》得到一個提醒，主在意人是否仍然是個孤兒的心態。心中沒有安全感，飢渴時只懂哭哭鬧鬧，不合意時怨天尤人，強烈的自我中心，期待不變的供應，滿足生存的需要，就於願足矣！心中像沒有主、沒有父母的人。歐牧師不甘心他的教會教友如此，他說他不想當孤兒院的院長。他看到教會雖有令人欣羨的增長，他卻很難過。因為只是增加更多孤兒。他堅信主不要祂的跟隨者看自己是孤兒。主希望跟隨者是祂的門徒學生，是渴望成長，長大成熟的一群，能夠為主成為有智慧能力養育孩子的人，能為主活出美善生命的人。

疫症就像一塊石頭重重的摔在歐洲平靜了多年的水面激起了泛泛漣漪，叫人不要逗留在僵化了的自足生活中。更不要為失去平靜的自我中心的生活哭鬧，不要做主的孤兒像是沒有主，願歐洲因患難，靈魂得甦醒，在撕裂衣服的哀傷中也撕裂心腸徹醒過來，看到主仍在憐憫地等待人的懊悔，預備迎接「主的日子」！使末日不是叫人戰兢，而是叫人期待，因為有生命的冠冕為我們存留。

#3 喜樂的宣教

在疫症中做宣教，叫人充滿悲情，在悲情中紀念受苦節是應景的，但是慶祝主復活就顯得力不從心的吃力，「喜不來的樂」叫我尷尬。我等著喜樂的靈充滿我，但現實是離我遠。誰搬走了我的喜樂？是我自己。

在四月底網上的研討會，李文耀博士(建道神學院教授)提醒了我曾稍有涉獵的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的書叫‘Theology and Joy’(神學與喜樂)，我可樂了。加上今個星期我在網上教「教會宣教」的課堂中，我和弟兄姊妹分享耶穌差遣七十個人去宣教(路十 1-24)的經文，七十人歡喜的回報工作，主叫他們要為名字記錄在天上歡喜。然後，主又在聖靈感動中歡樂的感謝天父。之後我又想起浪子的比喻中因浪子回家的失而復得就歡樂。我感謝主的道臨到我。

看啊！聖經不多記載主歡樂，但提醒我要得歡樂，很簡單！就是只要我順從神的旨意去做，只要天上有記錄就樂了。兒子能失而復得，父親就不計前嫌、無怨無恨接納他，就樂了。主為上帝能藉七十個如嬰孩般單純的工人，去努力工作，就歡樂了！

能歡樂是因為單純、自在、從心而發。上文提到的莫特曼，他在書中指出，神是自在、從心出發地創造、救贖及統管一切。沒有必然的功利或目的去做任何事，沒有很重的負擔或悲情，而是在享受悅樂地工作。

祂也期望我們與祂同行同工的，同樣享受悅樂如在遊戲中。我們可以倚靠聖靈的同在去工作，去體會祂的軛是容易，祂的擔子是輕省的，並能使人得安息的，縱然我們是身負重任，要在苦難的世界中作見證，甚或要改革什麼。祂希望我們常以單純如嬰孩喜樂的心，和祂一起快樂慶祝祂心中的喜樂。

我們不要像浪子的哥哥般，充滿妒忌、計較、怨恨和不滿！我們不需要用世俗的娛樂、成功感、獎賞等去使我們喜樂，這些只是麻醉我們的心，可能會叫我們墮落。參

與主的宣教，無須這些陪伴。麻痺了心的人就沒有力量和智慧去配合主的工作去改革社會、去宣教。

宣教的主知道人能享受祂 面的喜樂，才是生命的力量(尼八 10)，才是我們去愛別人服侍別人的關鍵。神自主自在地工作，我們就跟著祂，吹著口哨工作吧！神沒有叫我去解決疫症的問題，只是去與恐慌的人同行，派口 給他們，與相遇的人微笑點頭，使在法定距離的世界中生活的人，多一點溫暖和陽光，去配合上帝為我們的大地，預備春夏新裝。

#4 吊書袋

最近在路上偶然發現住家窗戶外，掛著一面國旗及一個書包。我問姊妹這是什麼原因。她說這是慶祝有家庭成員高中畢業了。荷蘭人給我的感覺是樂天、順應天命的。能懂得欣賞及珍惜目前擁有的，當慶祝就慶祝的，當快樂就快樂。



荷蘭學校的考試壓力不及香港大，他們有補考制度，若通過了，又可以吊書袋慶祝一番。入大學寬鬆，提供普及教育的機會，但是要畢業卻不易，所以壓力在入學後的努力。他們又提供不同的機會給錯過機會的人，改變自己的路線，不需太怕輸在起跑點的問題。

我過去因為考試的經驗不好，變得很怕去試場，由試前一晚就睡不好，又會胃痛肚瀉等，考試時更會發抖。幸好有些可以補考，當適應了環境，就可在少些壓力下完成。這些事使我學到輸得起，鍛練我剛強些，學如何面對挫折或虧損。這些事在退休後的短期宣教中仍在學習，這樣一直向自己的死穴挑戰，總算是主給我在不同的失敗中練出一點剛強來。感恩！

今天面對社會現實不同的挫敗，很想陪伴許多心境沮喪的人，使他們不要為目前的失望而放棄，學習向前走，上帝給我們的考試是有補考的，可以修補失敗的，祂會為我們預備出路的，我們仍然可以吊書袋慶祝的。也許有點延後了，但是這個世界常有在前的變了在後，在後的變成在前啊！而且，現在的世界是多元化得天花亂墜，不同境遇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要存著盼望闖去，總會找到自己的路去吊書袋。

過去靠著主為自己修補「殘缺」或崎嶇的人生路，今天也很想與自以為是失敗者同行，鼓勵他們勇敢去修補自己的人生。其實我發現上帝也是在不斷修補著祂所創造的一切，因為人類常常破壞祂的創造，但是祂也在修補著我們的人生，祂又呼召人配合祂的修補工作，我們是否願意回應祂的呼召，與祂合作，去修補自己或別的人生，甚至可能包括祂所創造的世界，被毀壞變質的部分。



今年九月中完成在荷蘭一年的工作後，我就會返港，重返土生土長的家園，等待主的引導，求主保守我的心志，無論在本地，或海外，都能為當下的機遇做當做的事。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六十一期 Vol 5, No 3 (July 2020)